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九

欽宗

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案四史朔閏考同）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命濟王栩景王杞出賀二酋黏罕亦遣珍珠大王同使臣八人入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珍珠續宋編年通鑑作與珠為黏罕之子金史黏罕子曰斜哥有牌無珍珠統鑑為黏罕遣其子入貢上命濟王栩景王杞報謝與此不同）

壬辰金人趣迎康王甚急學士院具詔虜再三易之遣中書舍人張徵行以實輔不見王而還故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李埴十朝綱要是日金人始聞王在開德徐夢莘北盟會編於是月二十七日丁巳載中書舍人張徵齎詔開德府下訪尋康王蓋壬辰行而丁巳至也會編云初宗澤領兵駐于開德府揚聲康王在軍中金人聞知乃以人馬擁送中書舍人張徵齎上蠟封詔召王還京師于城下叫關守禦人兵報以康王不在本府仍不知屯駐去處金人與數乃回）

癸巳康王次東平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通鑑於是年四月癸亥下追敘此事云癸巳師臣當益荊晉善迎康王居於府治北闕會稱云王以正旦晉莘縣宿陽殺縣二日過景德鎮宿進魏寨至是日東平府本路安撫使趙益轉運副使薪羅營轉運判官閣邸暨以下官吏迎郭迎鼓百姓父老爽道騎稱歡呼之聲溢滿衢市

庚子車駕復幸青城時敵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上以問蕭慶慶答云須陛下親見元帥乃可何㮚李若水亦欲上親行上將從之會黏罕致書以諸國畢集加上其王徽號請再幸營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先是黏罕遣人催諸州交割地界索金銀錢絹欲發兵入城又遣使來丹殿務方與將語土人余皇帝衆議事請皇帝到營面議上曰殿以十日出城見元帥金使有高尚書者奏云陛下不必親出但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上欲無往恐敵縱兵殘民乃以同知樞密院事孫傅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賓客輔

皇太子監國傳仍爲留守戶部尚書梅執禮副之遂出

城東以下皆從案[illegible]宋[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百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下不可出[illegible]出事在不[illegible]議

泣不與行[illegible][illegible]盛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皇帝本爲生書[illegible]巳来和令幸全[illegible]朝去善[illegible]沒異若不[illegible]軍[illegible]出城汝等亦

無生理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切至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具手[illegible]及[illegible]死數輦蓋[illegible][illegible]之人也王[illegible]青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見[illegible]日令

北朝皇朝[illegible][illegible]異姓爲主矣遂留上[illegible]青城至晚遣王孝嗣歸傳旨議事未

畢來日入城案靖康要錄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宮之西[illegible][illegible]宮中三[illegible]是夜[illegible]枕不[illegible]宿[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而

寢詔令王若沖邵成章衞皇太子赴宣德門自是竝稱

制行事遣閤門宣贊舍人吾彬待詔至北道總管司詔

曰朕即位以來交戰不已京師再圍略無外援比者敵

已登城按兵議和凡有所請厚有不從案靖康要錄此下有云時事至

此尚不獲巳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人責未欽兵欲質我太上皇帝又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室下見今愈守京

城終不退歸然上[illegible]皇天天[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下古人民民爲之懷憤思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子[illegible][illegible]德薄不能以保

吾民朕思一身輕殉何能安衛研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民至於此極也然未肯斂兵而去咨爾河北之民各宜奮發忠孝更相倍集自保土疆使予中國不失于蕃夷天下安平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辛丑車駕在青城留儀衛三百命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統之減七百餘人遣入城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並令先歸于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㮚執政馮澥曹輔翰林學士承旨吳开吏部尚書莫儔中書舍人孫覿尚書禮部侍郎譚世勣太常少卿汪藻皆分居青城齋宮案呂本中痛定錄曰前此上在青城齋宮無聊何㮚奏宜賦詩以遣興乃以孫覿汪藻應制上命用時字韻覿詩曰聽隋有愧乎燕日嘗瞻無忘在宮時藻詩曰虜帳夢回驚日處都城心切望雲時有以此賦達帥者見在宮之句又斥其為虜帳因摭此為名

案遷留車駕初上幸虜營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為金銀未足各竭其家所有獻之有福田院貧民亦納金二兩銀七兩而虜來索不已案續宋編年通鑑云金人根括律撒絡繹道路上遣中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于是增侍從郎官二十四員再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技術案原本技誤俊據續宋編年通鑑改倡優之家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丙午太學徐揆案靖康紀聞作何揆然他書內皆作徐揆疑紀聞誤也詣南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遂二酋請車駕還闕二酋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詆言獻金銀虜遣騎取揆赴軍中揆以書上罕請車駕還闕厲聲抗論為所殺十朝綱要靖康紀聞北盟會編宋史本紀編年備要及陳檉續編徐乾學編後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亦並云徐揆為虜所殺而靖康要錄獨不言其死疑要錄誤也要錄是月十四日云太學生徐揆汪若游等上書乞還聖駕不報又二十

七月云先是太學生徐揆往軍前說二首請車駕還被留不遣[illegible]眾學生劉名欲詣軍前以門首阻過不得前又二月十四日云太學生徐揆者上再出郊被留不歸城中震擾計無所出揆具書極陳以爲元帥欲計之善吾君視來興大金獲無窮之利苟吾君不歸中原自此必亂則豪傑必出豪傑既出豈大金之利哉委曲千餘言祈必館吾君而後已補書至南薰門使守門金人達於黏罕翌日敵使人召揆出遂留之北盟會編繫此於正月十七日丁未較此後一日徐揆汪若海二書俱全載會編

是日通奉大夫劉韐死于金營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七日前資政殿學士北壁守集劉韐辛二十七日乃丁巳也與此差十一日十朝綱要東都事略未史本紀薛應旂畢沅續通鑑徐乾學後編並繫丙午與此合𢛗劉子羽言父死節事狀稱幹於正月十六日自縱十六日郎丙午要錄說也纘未編年通鑑云韐守眞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韐乃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余所以必死也沐浴更衣酌厄酒以衣條自縱而樂人數其忠相與敢于壽聖院之西岡上及金人去始欲凡入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島中與贈賚政殿大學士謚忠贈韐初在陝西爲童員所知及是能以忠死議者不以前失所從爲幹罪云宇文慮中誤未故賚政毀學士錄青光祿大夫嶠特進資政啟學士閒府儀同三司謚忠贈劉公神道碑路日公之書

謀無非先幾又以死明君臣之義雖古烈士視公有愧
天子震悼褒郎相權還其曹恭贈大學士易名忠顯惟
以節惠公嫂李氏進封康業繼家曰呂敏于婦學安康
名郡承其恩渥公子三人詁訓靖忠長曰子羽緯有父
風入奉朝請執雁以從進直芸閣亦以以公子翼子輩
人品仕初將命東浙帝以詔除管記幕府從公辟書有
女氾適日祀可久通薦于朝任列之右二孫洪瑞疑疑
歲秀公仕三紀屢經邵宥虵被恩秩升父之後故于貴
延尚遺二幼公生丁未治平二模逆共捐韜歲拱辰巳
崇安之權新所鑾起謁此詔詩貢告來裔靖東要錄云
給字仲假逵州崇安人元補未第進上至崇盡問崇從
辟陝西總略司轉運司屬官後從瓊貫爲風閑從學平
貨司事轉餉海外除直祕閣領轉運司事復行解鼠除
祕閣修誤為制置使六路大幣究法戰殺命給權鄆延
帥出奇兵以辭遷武之閩後嵩竊議與拔和邊事遂息
以徽獻閣侍制隄舉尚川崇福宮貢卽元求忠鑑除越
州牧賊方職起附餘杭給守禦有備賊不敗近以功拜
遷古殿直學四年詔人韃至國門行旨徑詣河北河東
宜撫使允參諜官願管論列撫芍不可得狀請二人郎
稱師既而郭藥師以涿州來附朝廷從進兵給執前議
詔延卯其意異至兵定金人以議歸恭我勅乞宮祠詔
遊閣會郭藥師入朝給奏其反覆乞賜第厚廩以養之
不報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州改福州除延康殿學士
言者論其過闕日私見執政臺省落職宮祠未幾復職

郑荆南府改建州河北盜起以爲貞定帥軍騎入城招
賊首奏以官餘縱歸田里一路遂平金人入寇抵城下
知共有備留兵以旁長聚內向既而以兵圍城翰以強
弩射之敵知不可脅遂退敵之來也諸郡皆閉門多至
百餘日民坐因翰獨縱民樵汲啟閉如平時父老感恩
爲置生祠靖康元年四月拜資政殿學士敵圍太原朝
廷悉以陝兵付姚古种師中往援兩軍敗績上忽於解
太原之圍拜翰爲河北路置制使復拜宣撫副使翰至
遼州收集古師中潰兵得數千人調募河北僅得四萬
人約解潛折可求與進會潛未出謂爲敵所襲諸屯皆
潰而翰一軍獨全有詔令歸授河劇帥至信德而貞定
已詔拜爲宣撫使命移頃治州縱召入覲對便殿時敵
已渡河矣除提舉京城四壁守欒使除郡大提舉敵攻
東壁以死抗之旋報能宰相以翰嘗極言不可輕戰降
肯謂翰沮國搖民落職降五宵宮祠未幾復命專領北
壁守禦且十五日城昭眾道翰奔赴禁中以衛乘與虜
既僞和粘素翰出敵雅知貞定之政時金澀密陀使韓
敢年高遂罕欲以翰代之翰辭門綸生以事二姓有死
不爲也再館于樞密院屢欲用之終不肯受敵亦未之
迫也上再出邪正月二十六日敵因遣韓政謂曰帝不
復歸矣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政代許以家屬行君宜受
命尚何望乎翰傳謝覬少須之是夕自書家信於片紙
日金人不以子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正女不事二
大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

此妾婦之道也此予所以有死也副指揮使陳灌妻劉玠乘開入城歸報諸子因闔戶以衣條自經而死金人大怒尸之於途日是不從大闔之命者久之事稍叙灌等痛其尸瘞之蔬圃因逃入城中敵既去子子羽同灌等出城棺斂時幾百日顏色如生覿者異焉卒年六十一今天子即位詔日劉齡能死節不爲敵用追復舊官職贈侍進大學士

己酉開封府言根括得金十三萬八千兩案續宋編年通鑑作三十萬八千兩李埴十朝綱要作十七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緞一百萬疋詔令權住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九日令權住納金銀開封府申根括到金十六萬兩銀二百萬兩聞二帥有喜色

庚戌大風雨上遣中使還城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尚須少留自上再幸青城都人日日迎駕自內前抵南薰門不可勝數至炙火于臂或自燒其指或望門側而拜者風寒雨雪不減是日大雪終日泥淖没膝人不聊生

于是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九日又云後宮糴米凡二十八場豬肉一斤二貫五百鹽兩二千二百而人肉一斤八百五十都人又各率錢啟祝聖回鑾祈晴道場晝夜不絕遣鴻臚卿康執權祕書省校書郎劉方邵國子博士熊彥詩等押監書及道釋經板并館閣圖籍納虜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自上再幸青城至此靖康要錄皆繫於是月二十六日二十六日乃內辰也與此差六日續宋編年通鑑金人來索郊天儀制及監書闕籍印板繫於丁巳郎內辰之明日三朝北盟會編金人索書籍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申趙子砥燕雲錄曰金人既破京城金帛子女象馬寶貝盡爲囊奪燕人乃說粘罕曰今日破國而掠取太甚天下後世所譏于是又取圖籍文書與其鏤板皆行其所欲不在是也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千七百片是時子砥實爲寺丞使之管押隨行又案宋史本紀於四月載云祕閣三館書爲之一空

丁巳太學諸生爲書欲詣軍前不得進以申留守同乞

遞達上自青城以手札至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紀事本末

卷百四十九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丁酉知冀州權邦以兵千人至帥府王命北開德隸于宗澤案原本於四月癸亥追叙此月事今移置此

又云大風霾是夜西北陰霧中有如火光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七日霧氣四塞不分人面十八日霧氣未收陰霾異常至三更大風雪凡二尺十七日丁未十八日戊申也二十四日陰霧蔽日申時人皆云鳥回至晚無耗入夜雪作二十四日乃甲寅也宋史本紀火霧四塞在丁未徐乾學後編薛應旂畢沅續通鑑並於是月已亥晝陰曀風迅發夜西北陰雲中有如火光

又云辛亥加大金皇帝徽號案靖康要錄元年十二月八日議定金主號爲崇天繼統昭德定功修文成武光聖皇帝靖康紀闕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大金皇帝徽號與此書辛亥合惟詔德定功之下紀闕多敦仁體信四字疑要錄脫誤也

又云戊午金人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琴棊博戲之具珍奇圖畫等物悉皆置金營凡四日乃

止案靖康要錄繫此於二十六日乃丙辰也較此前二日載金人索取各物極詳附錄於此要錄云敵須南郊法駕大駕之屬王輅副輅鹵簿儀仗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儀仗皇太子諸王以下至百官車輅儀仗禮器法物禮經禮圖大樂軒縣樂舞樂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祭器古器明堂布政閏月體式入寶九鼎元圭鎮圭大器會室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館書籍監本印板古聖賢圖像明堂辟雍圖皇城宮闕圖四京圖大宋光司并天下州府職貢令應宋人文集陰陽醫卜之書諸科醫二百七十人敎坊樂工四百人金玉雜役諸工如消碾染織繡棋畫鐵線木漆唱帶皮鐵之類課命人卜祝司天臺官六伺局搭材修內司廣備廣國諸軍曹司竝許以家屬行又取內人街巷弟千女童及權責戚里家細人指名要蔡京童貫家紙應凡千餘人選端麗者府尹悉攜諸倡於教坊中以侯採擇里巷為之一空上皇所出內人雜已嫁者亦徑取以往告報下如鶴鳴趨湯火開封尹下書事小火者不擾捉免一人至于爵或願人小火下之家充其婢妾者至府則皆蓬首垢面不宦作贏病狀觀得免而尹徐乘哲自置劍務科循鮮花膏沐粉黛盛飾畢滿車送軍中父母夫妻相抱持而哭觀者莫不獻秋附帰此皆內奇鄧珪之謀也初珠為承宜使傳宣河北為敵所得降之用事敵中致令呼索至是又諸珪家屬及官吏侍人內侍脩道監

卜千除人并珍寶雜物諸色藥材皆以萬數內帑百司所有至此殆盡凡人閒有用之物公私儲蓄取之畢足如奉使及河外守臣親屬盡取以往嘗須冠子一薦餘項他皆稱是先差兵部爵書呂好問戶部侍郎部傳專一承受軍前取索支字正月內金帛見納比元數金百之一銀并衣段十之一二留守司申狀城中所有止如此妒敢隱庭同受軍法

又云藏犯蔡州知鄂州崇陽縣李渭持兵入援手城下與濺職創甚猶被血火呼吮左右負己以戰遂遇害士死什七明年敵退蔡人以渭尸歸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二子案原木及九朝褐年備要薛塞旂績通繼並繫此於是月不書日李稟十朝綱要繫此於元年十二月壬午東都事將金人犯蔡州在元年十二月庚寅未知勃是今姑附是月未又原本涓尸誤作滑死據編蒲要改

二月辛酉朔（案四史朔閏考同）車駕在青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乙丑都人傳聞擊毬軍前駕即日回相率迎候者數萬人至晚云來日入城時括金帛已申了絕會軍前取過教坊人孟子著（案孟子著靖康紀聞及汴都記均作孟子書）周札義內侍藍

忻暨官周導隆等〔案〕周導隆靖康紀聞作周行隆汴都記作周道隆稱各有奮
藏金銀乞差人搜取二酋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
君稱已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匿遂遣人荷鋤入城斸
取內侍鄧珪及教坊諸工所奮于是開封復根括立當
限陳首京城大恐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丙寅敵塹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遣王孝竭入城撫諭
都人亦日候駕雖風雪不憚是日孝竭不至人心大恐
索頊之傳監國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
上皇帝來日往軍前乞駕早還已而吳幵莫儔自敵營
持文書至今依戎主詔惟薦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
備禮册命仍邀太上皇帝出城孫傅等讀詔號絕卽以
狀懇請不報次日復申前請乞立趙氏敵以非其主本

意卻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吳开莫儔持書文書
及孫傳等以狀申請詳見僞楚錄及靖康紀聞
等書今附錄於此下據云二月六日夜遣翰林學士承
旨吳开翰林學士莫儔持書入城書日大金元帥府近
以降申表奏今回降聖旨先皇帝有大造于宋人而宋
人悖德故去歲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
新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跡更變愈速是致再討猾
敢抗師泊官兵併力擊城推破方伸待罪之禮況近尋
載書有違期約子孫不紹社稷頃危令既伏罪宜從誓
約宋之僞封願亦廣袁既爲我有理宜混一然念斯舉
止爲弓伐本非食士宜別擇賢人立爲壽屏以王茲士
其汴都人民顯隨主遷者聽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宋
宰相文武百官在京臣僚一面共請上皇以下后妃男
女及親屬王公之屬出京仍勾集耆老僧道軍民遵依
聖旨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
道德隆茂勳業耆舊素爲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
衆善有一於此亦令薦舉當依聖旨備禮册命趙氏宗
人不豫此議應宋之百司并事新君其國候得姓氏隨
册隨後建號所部之池疏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
右金吾上將軍右部監押右監軍押皇子右副元帥押
骨盧你移責勒極然左副元帥押諸叛勃極烈部元帥
在闕开儔又出上軍前批付留守孫傳云令月六日大
金詔書以慶失盟誓別立異姓仍依宣旨事條上皇以
下后如諸王公主以次日放出京俾令圖聚自惟失信

效當卿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爲蕭姓之幸非羅令
因元帥委人爲文字入城附此誠意幸爲曉然早請上
皇已下舉族出城請事並從元帥指揮方是長許集拘
蕃分妄爲爾肖進招進累孫傳弟一狀中大夫同知權
密院事孫傳等今月六日亥時準元帥府公文備到大
金皇希單旨衛稱傳等闕命震越義當即死然念世被
本朝德澤至浸至厚副君親政繼及誓年恭偷憂勤實
已無所下至若遷象廢絕實非臣子所敢關知職復忍
死須爽冑牒悲恤識切之詞仰千臺聽伏望垂天地再
造之恩舉終踏保全之賜傳等誓當循驅碎首圖報萬
分讓具畫一下頃一太上皇以下不敢肯違令旨見起
發赴軍術同伸懇告一嗣君自節位以來政修德備並
無虧失條是失信一事上累謹詞蓋緣親政之初偶爲
謀臣所漢繼已盡行寶貴兼檢會上違大遼信舊係童
貫趙良副王論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新了當以此顯見
閣君傳悟前失非有他心一嗣君自在東宮節有德春
書周中外鉞既即位臣民歸仰今感藏保全恩德至厚
者蒙終患未加廢絕尚可以歲修臣事之儀如抱降金
銀表段之數難目下未能數足將來一令外路取恭分
擾貢執貴爲大金遠雜辭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
夫畢有報恩之心稼自致一伏詳來旨令刑擇賢人
以王茲土許沐都人民蹤主遷居具見仁慈存窮之至
不惟臣民愛戴周有二心兼據中外異姓責未有堪充
選耆若倉亭冊立四方必不服從綠此兵違禍若卒無

休息之期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息生靈之本意一令曰
之事生之殺之子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有
廢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則闕外之事元帥自可專
行一沐京兩稱根括取索公私所有各已發竭顯見將
來難以立國乞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藩屏如蒙大
恩特許歸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號位一聽指揮右件
如前謹具申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望特那矜獨早賜
先從伏候臺令孫傳第二狀孫傳等伏觀詔書宜擇賢
人立爲藩屏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者聞若願選擇
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累世并無
失德爲上皇業信奸臣及國主年幼新立爲大臣所誤
以致遠盟失信上干國典伏望國相元帥察傳等前狀
許其自新臤號稱藩復主社稷容其退從以責後效再
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時賜
衰假許于國王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願立上皇
之子乙于祕宗皇帝二子中擇選建立使長得北面承
爲藩屏非爲不滅趙氏亦一國之生靈蒙破恩澤承爲
依歸傳等不勝激切懇請之至孫傳第三狀翰林院承
旨前來指揮擇立賢人事竊以本國目前將相多是上
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闕君郎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纔
以罪罷將士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像悉皆張張無聞
之徒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敵賢不以上聞若舉于草
澤之閒亦非闕望棄書人心必不歸向數青推叢禄樁
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別立異姓城中立生發亂非所以

稱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邀立趙
氏一人不推恩德有歸城中以及外方立便安帖或天
命改不麻數有歸郎非本國臣民所敢豫蘆乞自元帥
存推擇賢人丞焉藩屏傳等不滕痛切積慈偟羅之至
元帥府看詳孫傳狀將相多是異慶之人亡敗之徒臣
傳類皆孫孫無聞之輩若舉於尊澤之門執肯推戴者
夫運數既衰本必有罷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羅
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
詳道理之深也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祿在軍前皆係
北地漢見若舉北人郎與混一無異若欲推擇南人其
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可舉
者否若有可舉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庸催不許何衆
李若水孫此議如或京內外俱雖自衆仍請請官可具
名銜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孫傳等第四狀準元帥
府剳子節文再請恭依聖上巳際聖旨早舉堪爲人主
者一人當依巳去剳子施行古傳等籍推本圖趙氏祖
宗德澤在人日久累干前狀憑懇投告今來論盟失信
止是上皇與前主其于及支屬并不干豫上冀恩造更
賜詳酌庶得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死請必
欽推擇巽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責難於自舉伏乞
元帥府遷擇敢不一聽命又狀右傳等除巳與有官
父老具狀申元帥外尚台未盡之意不敢自豐令更忍
死悉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遵犯盟約既巳屈服
服而舍之存亡灑艴推任元帥不然則有監圖太子自

前主蒙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執立以
從人望若不容傳等申臣子之情必欽立異姓天下之
人必不從賑四方英華必至雲集生靈塗炭卒未得安
傳等自如此言罪在不數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
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末忍忘之況傳
等世食君祿方主尋臣死之時上爲祖宗下爲生靈苟
有可言不敢遜死傳等無任哀痛偟懼賓越之至謹具
申皇子元帥區相元帥伏帳台旨孫傳第五狀云文武
百官僧道軍民拜傳等右前已累申元帥府乞軫恤趙
氏存全社稷詳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承事大國或執立
監國剔子以從人望或選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
中外安帖以仝大國乎伐之義傳令在南薰門拜泣候
命不勝京懲痛切之至吳开莫舜賣到元帥府剖子日
吳承旨回得孫樞密等狀二道并初七日狀二道儒已
洞悉右契關昨有文字推貴道德不在名位高卑本欲
利民今請百官僧道軍民者老既乞行府推擇行府于
在京官僚未諸可否但恐在京目下爲首勾當台員必
是可舉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衙狀申如未可即依已
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今月十一日如此度不見舉
薦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又大金元
帥府牒令月十日右副元帥親到左副元御庵下共議
宋人告請復立趙氏借道肯老郭鐸等告乞立趙氏文
狀并孫樞密等令月七日人日九日三亥共五道錄白
為言此事已經共議差官人京須得別行舉薦外善利

門下人員以輒受狀文嚴加懲戒訖慮在京人皆以投狀爲辭別致沮滯今請在京官孫傅密等照會依吳承旨莫學士等擠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沮滯吳幵莫儔持文字來示黏罕大怒明日二事不了便舉兵入士庶相傳聞回語與號泣

丁卯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同詣青城鄆王以下三十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皆從至午燕王越王民擁留之開封尹捕斬爲首者一人乃止太上皇遲疑未行敵令范瓊邀請已而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先是敵取內侍四十五人各問所掌畢遣其半還但索曾管宮閣被任用者留守司不悟其計謂欲効禁中所爲及幵邀上皇并取諸王孫傅欲匿不遣幵示以鄧述與管宮閣者所供名字乃盡發焉述亦內侍爲眞定府走馬承受亶定陷金人置之軍中用事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太上將

往軍前張叔夜諫曰今上皇帝一出不可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緘敵騎追之臣當以身決于死戰陛下或可以綸生天若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生陷于夷狄乎上皇疑未行上欲飲藥爲范瓊所奪瓊逼上皇出宮

辛未皇后皇太子同詣青城百官軍民奔隨號泣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孫傅乞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

案續宋編年通鑑云金人來取太子傳欲以五千金藏太子於民間抗敵上書乞存趙氏以身隨太子吳革陰以兵法部勒且告急于康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舉至是革以請以所募士微服潰圍而出傅不許

至是幵儔來督脅不已傅言于衆曰上蒙塵托孤于傅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死生同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隨至南薰門范瓊以死扞拒不令出傅留宿門下

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從太子往後陷敵中不知身沒何地

初太子將出人情洶洶瓊慮生變以危言譬衛士縱

後益兵擁衛以出〔案續宋編年通鑑云敵人及士卒爭之更迭爲所殺〕于是召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衆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時都城先聞傳敵中已定立張邦昌爲大楚皇帝都金陵抑令城中官員父老僧道簽狀推舉若不從便屠城尚書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既與所傳符合議遂定議狀〔案議狀文見僞進錄狀云文武百官僧道軍民等準元帥府指揮須得共薦一人限今月十一日狀申者契勘自古受命之主爲上應圖籙下有勳德在民或權貴近臣或英家特立有大才略因而霸有天下方爲人樂推今來本國臣僚如孫傳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篤下迷謀趙氏以至今日人皆懷怨方此俯伏謹俟誅責若付以士地俾備藩屏乞爲百姓嫉忿立致變亂上負選建之意然傳等奉元帥之令備到詔書嚴切舉國惶恐非敢進拒實以在內官員委無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乞于軍前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別有道德隆懋爲天命所歸者乞賜進擇則本國人民敢不推戴哉〕是日不

書議狀者惟孫傅張叔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玉照新志卷四載宋齊愈事云
見長編靖康二年二月注今紀事已佚舊往錄以稱之
新志云紹興中趙鼎張浚爲左右相嘗共敗於高宗云
靖康之末金人議立僞主意在張邦昌而退翁適在眾
中發於憤蹤拿上密書以示所厚云夷秋設意加是坐
有簽人隨聲唱之故及於稱思陵側然儕之詔追復元
官錄其于孫元贖云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尙書省
劄子臣僚上言新除諫議大夫宋齊愈昨三月初間同
王時雍在皇城司聚議乞立張邦昌拜大金賜詔畢書
立狀時雖時雍等恐懼不敢填寫張邦昌姓名而齊愈
欽筆奮然大書張邦旨三字仍自持其狀以示四座無
不驚駁齊愈自言自從二月在告不出斯誕若此間左
右時雍等賓齊愈也今使居諫議大夫之任一時陛下
末知其人邦佐而朝廷未有人論更乞聖裁七月八日
同奉聖旨未齊愈羅諫議大夫令御史臺王賓置司根
勘具案奏間今據王賓勘到宋齊愈招金人遴請淵聖
皇帝出城未回知孫傅承軍前遺吳幵等將文字稱廢
淵聖共舉堪爲人主一人及知孫傳等乞不廢淵聖皇
帝不許須管於異姓中選舉姓名通申齊愈知孫傅等
在皇城司集議遂到本司見眾官及卓于上文字不論
資治管舉二人齊愈問王時雍舉誰時雍日金人令矣
幵來密論旨意在張邦昌今已寫下只空姓名又看得
元來文字請舉軍前南官以此參驗王時雍言語即是

要舉張邦昌齊愈恐違時雍別生不測寫時雍曾說吳幵密論張邦昌亦欲蚤了圖出齊愈輒自舉筆於紙上書張邦昌姓名三字欲要於舉狀內塡寫御將呈時雍爾是又節文遍呈在座元集議官齊愈令人吏依紙上所寫張邦昌三字別寫申狀係時雍等姓名分付吳幵莫儔將去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名初蒙斷問時懼罪隱下不招再蒙取會列中書舍人李會狀二月下句問忽有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見商議未定卽於本司聽前取筆紙就卓于上取紙一片書寫張邦昌三字卽不是支字上書偏呈在坐相顧失色皆莫敢應別無語言其所寫姓名文字係宋齊愈手自將去會卽時起去只記得是時胡舜陟在座司業董迺午開亦在坐未委見與不見其餘卿監郎官會以到局未人多不議之及根取元狀單子勘方招檢準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內一項昨金人迫胥張邦昌僭號寶非本心已復歸舊班其應于供奉行事之人並與放免法寺稱宋齊愈係謀叛不道已上皆斬不分首從軟犯惡逆以上罪至斬依法用刑宋齊愈台處斬除名五月一日大赦前合從虛妄杖一百罰鎸十斥情重奏裁同奉聖旨宋齎愈身為士大夫當守節義國家艱難之際不能死節乃採金人之情親書僭逆之名姓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非受僞命臣條之可比特不原赦依剛仍命尚書省出榜曉諭吳江王份之濡云唱之者錫愿也紹與中刪麗秦檜為簽書樞密院命矣夫〔又案〕玉照新志此下

又引張栻記其父浚語謂秀愈獄由忤李忠定而起此說殊不足取刪去不載僅取元牘附此

壬申取傅及叔夜往軍中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宣和錄云先是正月上再幸金營以孫傅兼太子太傅以保護東宮及軍前索太上傳知必來索皇后太子傅欲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以黃金五千兩使人匿太子于民間別以狀類太子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斃當死者數人以其首同屍并宦者屍送于敵中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部人爭之擊殺宦者誤傷太子因以兵討斬其爲亂者苟不已欲身以一死當之自初七日至十一日無當之者傅撫膺大慟曰不謂中國無一男子且上蒙塵訴孤于傅豈可自脫分付與人吾太子太傅義當與太子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金人雖不索吾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以祈萬一然後就死眾偉其言時方在皇城司候太子同出傅之子因來省傅傅叱之曰使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分死國矣雖汝曹百輩來吾心不可移也使速去勿亂人意傅之子亦曰大人以身殉國某何言哉顯力保太子遂以留守司淨事付交官吏部尚書王時雍有頃傅從朱后太子至南薰門求出見二酋守門金人曰軍中惟欲得皇后太子留守何為出耶傅曰主上出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幸為速白元帥金人許為稟之傅是夜留宿門下不動黎明金人開門以黏罕命召傅入十三日並家

屬取去中興遺史曰吳革見太上皇及六宮皆出城志痛不已巳人內白留守孫傅曰上皇業已出宮城乞力留皇后太子庚午革頓首言二帝出郊駕未必同願殿下堅遊以固國本孫傅曰何辭以拒之革曰有一內臣貌擬太子金人邀請則抱以登車出朱雀門密諷百姐遂留不可則隨之車下以死告奉尸以往仍以振哉饑之爲名招忠義勇智之士結爲隊伍太子徽服居中潰闔出不從皇后及皇太子遂行先是燕王越王出門有百姓攔截稱國中無主欲留之不令去爲范瓊所戮是日瓊恐百姓喧亂乃領兵往來內則告論百姓曰趙氏已失國軍前現議別立異姓今晚皇后及皇太子盡出不得邀阻迫晚皇后及皇太子同車載以行百官萬姓哭送于道太學諸生哭送于門太子傳令致別哀號之聲震動天幽是時宮嬪輦有徒步隨車者自皇后而下止有被複隨行士庶旁觀心肝殞讀十二日王申黏罕取孫傅張叔夜赴軍前又云張叔夜赴軍前見黏罕罕召叔夜給之曰孫傅不二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族繫盛豈可與孫傅同死耶可供狀叔夜曰累世荷國厚恩誓與國家俱存亡實不願立異姓迫之數四終不從惟請死而已金人皆義之

癸酉吏部尚書王時雍戶部尚書梅執禮行留守事百官赴祕書省士庶僧道赴采樓軍民赴大晟府集議推

戴事時孫傅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案靖康要錄推戴表軍器少監王紹草之繫于十五日與此差二日吳幵莫儔持往軍營御史中丞秦檜不書獨具單狀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張叔夜不書名惟秦檜獨具單狀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臣節以釋二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押赴軍前敵不從令考張叔夜不書名乃十一日議狀也秦檜不書名乃十五日推戴表也續宋編年通鑑誤合爲一事秦檜于十五日具單狀張叔夜已於十二日入金營矣十朝綱要亦誤合爲一竝繫于辛未日金人于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名要南班宗室自二宮以近屬官序高者先取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甲戌幵儔齎敵牒據文武申乞立張相治國事已申本國冊立爲皇帝乞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乙亥金人取秦檜并太學生三十八博士正錄十員何

桌已下隨上在軍前並取家屬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秦檜乞立趙氏卽在此日紀事則乞立趙氏在十三日至此始取
諸軍前要錄取何㮚高俅等家屬在十七日林泉野記
云㮚北遷終不屈於敵秦檜自敵中還力稱
其忠遂加觀文殿大學士且訪其子孫云
戊寅敵遣元隨肅王張邦昌路允迪三節官吏等歸是
日大元帥府檄諸路云敵歸未的京信不通或云繫橋
或云結栰登城之敵至今不下講和之說寶欵我帥觀
其形勢敵自詭說宜進至京師張大軍聲逼脅令去切
務持重毋致誤國亦無以人兵挑戰自啟國敗盟之釁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日傳聞康王領
兵存鄆州分屯開德以和議不進趙野之中興遺史曰
是月幕府奉大元帥康王指揮京城全無消息吾寢食
不遑可再呈檄書行下諸處契勘當府今月七日九日
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節次剳下興仁府黃待
剳封剳開德府宗元帥節制諸頭項人馬及劉下南京
官紙兩司互爲應接及一面關牒陝西京西江淮勤王
師帥去訖外今再契勘探報金人歸期全未見的確京

城信息不通據探報或云繫橋或云結筏不久渡河然
登城之蘇至今不下大寨或有小寨未起秀列四處封
虜吾民撥運糧解或稱侯麥苗長大可以饋牛馬方可
北歸是未有去計講和之說賞欽我天下之帥觀其形
勢敵包說謀令仰見在開德府駐劄副元帥宗修謀興
广府駐劄節制黃待制各更切加意召募信實人前去
硬探知見得委有孩計術或窺何舊城未有退師之意
仰畜觀形勢料度彼已隨處糾合附近統制官人兵魁
日進寨於近京駐劄張大軍勢迫務令去仍切持重明
遠斥堠冊致反蔣姦計不得先以人兵挑弄自毀敗盟
之費內如宗元紳舉師之日先告論開德府漢州黃待
制舉師之日告論興仁府單州廣齊車各毀備守稟逐
處城上已攏布若軍若民之兵不得一例起發使各保
守以防乘虛及令逐處守臣各聽隨車攏糧食五七
日并後來不住應副仍各中處屬轉運使不得少
有閣誤并卸南京總兩司會宗元帥黃待制一
依令來指掉各精探互相報合進寨約日于近
京駐劄務要聲援應及卸而坐今來指揮行下
陝西京西江淮等勤王領去約日催發會合仍
具逐頭項職位姓名及下北判顧大夫京東運
副黃龍圖隨軍轉遭劄撰各處應副錢糧不得
少育閣誤并小貼子修勘京德府興仁府處去
京城遠近不同卽起契有後要同日到京城側
近切在契勘無令參差不當齊又小貼子再契勘京城圖

問日久昨朝廷遣使齎詔傳諭雖知金人已再講和無
復虜掠然到今累月未聞退歸阻隔道路朝廷命令不
通臣子之心寢食不違今來勤王之師諸道雲集便欲
相與戮力進兵血戰仰念聖上屈已謹信講好息民之
意未得輕進當府已累割下審覲形勢可進無先以兵
相加自取敗盟之虜令仰節制黃待制副元帥宗修冀
宣撫使范承宣訥北道總管趙資政野經制翁閭學彥
國發運使向直閤子謹發運方發敵孟卿淮南東路提
刑汪鄖中師中知揚州許龍學份前知密州郭待制奉
世西道總管王貧政襄陝西五路經制錢侍則蓋知淮
靈府趙待制子崧各切親飭諸將整軍伍利器械具模
耀若句月之聞師猶未退忍復坐視當約日齊進暫身
一戰凡在臣子世受國恩各懷忠義之報必效死立
功仍卹吐心瀝誠袖譯方聱合謀解難速行條具申

庚辰康王如濟州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耿延稽建
炎中興記云二十三日王至濟州是
時元帥軍濟州自黃河而南分布勤王之師宗擇屯潰
州以拒虜之在衞南章城者闕邱陞屯濮州以拒虜之
在臨濮南華者黃潛善任曹州以拒敵之在考城者趙
對范訥在南京以禦敵之在盜陵襄邑者向子謹在宿
趙子崧在鉅野何志同在許皆圍京都未進或勸約諸
道路同日大進兵豐戰決勝負于一日或以爲敵在城
上外逼之則下而人有不可言者
又或于曹輔張激之說未敢前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李若水爲敵所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東都事略繫此于庚辰，較此前一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李若水死于軍前。初，若水爲割地使，黏罕與若水曰：和後背約，國當亡，得不忘念滅亡之定，聽讀至先皇帝有大造于宋之言。若水曰：金人與大遼相持十三年，不能下，上皇一出兵而遂亡，是大宋有德于金，金何造于宋平。黏罕曰：不割三鎮，是遣誓也。若水曰：大金渝盟深入，以兵脊地，大臣無謀反，以許人。如大金祖宗地而肯割與人平？前雖曾議割地，白姓不肯，爲戎人咸生怨誘。嗣君皇帝方且誅義臣以懸衆心，安忍逐赤子于外邦，苟一己之安乎？又曰：皇帝本非失信，以祖宗積累之難，二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不敢輕與夷狄，惟義所在。又指黏罕曰：元帥金銀所需之外，種種無厭，貪人士地，害我生靈，是一巨賊。自去年變盟，再立主上，承事大國，敵血未乾，又復遣背。又團聲曰：此皆上皇不明，聽姦臣交結外邪小夷，以滅兄弟之國，故有是報。黏罕令十壯士擁若水出。若水曰：若水不畏死，當訴於上帝。祓敵擊，幾死，掖至青城門廡下。敵中蕭慶、太師者數勸之，敵使之監視，日三敗飲之，若水絕不食。若水曰：天無二日，甯有二主哉！其僕亦解曰：侍郎父毋老。若水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吾終不願家矣，汝可徐言吾死于國也。至是黏罕又召若水，若水知敵不可以義動，因歷數其失信五事，罕大怒，令人擁郊壇畔敲殺之。臨死請其僕

謝甫日我爲國死亦累及效耶臨死爲歌詩一首未章
日獳首問天兮天卒不言忠臣效死兮死攻亦何從人閩
而悲之死年三十五建炎初謚忠愍今和此歌乃相州
觀察使王履所作也若水充山西軍前至是議使王履爲
副使是年正月亦從駕同出軍編有副與若水同時
被害此歌亦被覽詩所作北盟會前後編使使以履歌
事跡載此極詳未史及徐學乾通鑑曲周亦節事不履
爲吉亦作與此害謀會編又載忠愍南官李均惟跡云
司金人出榜闕同求立異姓云軍前虛到公蕭此許
何某李某預此下及軍前取家屬兄若遼亦舉者王親
見悉香宮數人議歎其忠且言我滅大奔死南帥同十
餘人你南朝只共侍郎一人後自京師一大雖上履上
書者數十人皆李爲社稷死者李若水乞優元寢相帝
卸位之初尚青言丞呂好問又上剝子文歎今王人建
炎元年丁未五月九日奉聖旨特贈觀臣傑加子異子
孫恩擇五人賜其日家銀聖匹後因準告[illegible]忠乞賜
美謚當年月兄九奉稍特謚績圍訓士愍建
炎三年七月召與若虛上正色日節議中大夫
止有李若紹說四年正明州武次城新江府
熊山巡檢珍殿闈城中門第二從駕出郊親
見當日黏在上上高尚罷詔使慶服御服獨
侍郢向前陛下不可服亂敝也於淵聖皇帝
後左手掩淵聖皇帝右賊指爵之等出門外不
見後面事紹興八年夏金國使人烏陵思謀對拔佯使

祚公忠義且問子弟幾人今在某處仕宦紹興九年春
又蒙朝廷致給還致仕遣表恩澤三人建炎三年秋家
蜀流寓揚州遂葬葬公于蜀剛稽與十一年五月十三
曰還葬公于湖州歸安縣廣德鄉卜村南黃龍鳴少傳
公塋之左敕賜墳寺頴曰發忠承處譯院賢士大夫作
哀挽者百餘人公娶劉氏趙氏並贈碩人三子曰浩早
亡曰指日沒孫四人楷體標相繼以二子祁恩累贈公
左宣奉大夫道所耆詩文經兵火名散失有文集十登
行狀墓志神公碑皆未犹故賓紀其事跡云靖康要錄
云是時若夫侍上朗椽力爭之且責日爾許我和屢矣
天子爲生水屈至尊親來計議既以謊詐苛留又輒收
悖逆如此需也若水知意已定因抱上大慟且馬日甫
曹狗堯之何若也遠陋之夷敢廢中國聖明天子乎吾
當以死爭不苟不從吾言則神人共怒汝輩安能長久
俱爲萬段之金人大怒因使之拽去以馬華擊其口面
流血反縛矣置空室中三日不與食若水馬不絕口已
而遣其貴臣高慶裔來以好語論日公忠孝人也大金
將寵用公不患不富貴何不少屈徒死何益若也水日
爾曹禽獸豈知臣子有忠義之節乎我大宋忠臣也聖
主彼辱恨不手殺汝輩以謝吾君而乃以富貴誘我乎
我有死而已困極馬之敵知不可回也遂麓之棄於道
民有憐之者困密痤之其給使親見本末因遂歸城中
具言之且知所揉之所四月十二日金人去其父與諸
弟出城得其尸已六決旬而不壞如生焉五月今上登

極於南京遂賜觀文殿學士官其子孫若弟凡七人

癸未城內復以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緞四萬八千四百疋納軍前　康王次濟州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唐恪薨張邦昌擢位朝士無賢騃多拱手臣之獨恪先事而死識者推其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一日書推戴張邦昌議狀羣臣各有名押唐恪書罷仰藥而死十一日為辛未與此差十二日前納金銀及康王次濟州二事要錄均在二十三日即癸未也與此同李埴十朝綱要亦于癸未日云唐恪已書立張邦昌狀仰藥而死）

乙酉敵以金銀不足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戶部尚書梅執禮尚書禮部侍郎陳知質尚書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見（案靖康要錄既至門監軍金牙郎君者躡生所責不容辨）敵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於民四人同辭對曰

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猶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敵大怒問官長安在振恐執禮坐之邊前曰皆官長也敵不勝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俟各杖之百幾死執禮等猶爲請命旣而遣還至南薰門有呼于後者曰尙書且止有元帥台令四人皆下馬跪聽命則以次殺之梟其首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尙未足當縱兵自索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夏少曾朝野僉言云或謂金人所殺四人之緣由欲結兵以救二聖留與王時雍議事不從時雍以問多人欲明正其罪恐動衆心故以金銀事發之若爲金銀事自有四璧根括官執禮爲副留守非其職也靖康要錄二十四日官者復語諸帥曰許士庶以金銀換米麥需前出者旣而果然送督迫益急城中驚駭不卻所爲留守司遣官百員分定銜巷不罰貧富偏加根檢下至貧民一分一錢之㮣亦取前兩府尙書大以各金二十兩銀五百兩表段三十疋下至寄居致仕

選人校尉各以差次輸納科配官絡繹塵市餓宅數月日以輸納少有違限殘遣家屬赴單前至此人不聊生矣金人令稱科配不得用根括二字內臣根取去王枚等怨所遣官吏既至敢擘乃給言城中金帛取不及一二分官吏隱蔽不肯用心幹必欲元帥數督責日急戶部置場收買金每兩三十千銀二千七百又以彖玉珠犀腦麝沉檀之屬準折金帛之數二十六日開封府申單前乞取四戶許之

戊子夜白氣貫斗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纂〕北盟會編在是月二十六丙戊夜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二月丙寅敵塹南薰門路靖孚遣使召上出乘馬使者日元帥指揮不請乘馬上大驚及至帳前帝欲上皆使者曰元帥不請上皆天顏大變左右色失乃分肅慶讀金主詔日別立異姓廢淵聖爲陳留王保州守濆墓遷上脫去龍章盡皆扯裂時何與悉在上衡驚懼莫知所措獨若水抱上抗敵曰皇帝不可廢龍卓不可靈若水令日有死而已金人相顧曰忠臣也纂宣和錄云闕初五日之擊毯也國相就客席執禮話恭每上語則起立御身聽答畢復坐而二太子跪擊皆下酒七行畢上離席曰欲入城國相者憂顧不悍既退二太子送至行在殊有務脊之意馬上忽朔語莫能曉金人再譯似謂天命有歸者衆皆惘然上尤憂沮然見有禮數勸讀不以爲意也復以歸意懇之乃云國相來日向欲相見已

而果有使來傳國相語問所以歸之意答以安撫百
姓及催促應則單前別無他眾謂露期決矣咸有喜
色初六日佛且來請上帥奪驚惡從官錯盤服而進
帶果得卷北才出門忽有敵黃呈者方鬻傳泊至屯
外前已望望方設一香家驕官各千百步外排立上
簡引下馬從香家兩拜讀詔說數全首擁上乘馬去
巻人率執二官號聽眾皆即頭袁籍堯不從每宰勤
一云監以以金兵侍從一人監以二燕兵各分散
又臣丁卯傳京東泗臣關郡陛所領濮州兵及課
守降姚鵬賊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四千人隸宗州
新萬到軍人丁順及簡州王微廣濟軍孟世甯等澤
三月七千書錄潛善寨原本於四月癸亥追叙是兵
正州事連此及此而是年正月辛卯湖不宜有年
丁云日疑王上服誤二月兩字耳令極嚴是月
又昭壬申屯已約諸鄰合兵而東平去京帥茎
寡次議進元濟州宗洋帥兵至榮城與韓大職
王於濟州請帥府官單及尊盜來歸書凡入蔣
屯宋河南崧都向子謀在術何志同在許趙野
在四趙子亥在東皆圍遷京師未進寨廉本
於云月癸宮追叙此事課同前節令移附此
又錄延璽二火寨李重十胡稱要緊此于史子宮
要盡是月祐十八日保康門褒火占媛延甯著項
而盡時元二皇后居宮中急教天漢檔府過摩刺
仙店門垂藤藩以避移居觀晉院匯私第

又云金人犯雷澤縣尉宋琪聞之琪勇而有謀先縛繩橐下虜手挑戰已而偽遁虜追奔躡蹤而倒悉斬之〔案〕宋琪九朝編年備要作宋拱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九　慈谿馮一梅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六十

欽宗

靖康二年三月辛卯朔車駕在青城金人令御史臺報百官詣南薰門外迎拜邦昌用申時入城邦昌與百官交拜于道以鐵騎裹送及門而還以付范瓊卽入慰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令廳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月一日旁使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宿直續增作十五員管掌事務并使臣十五員祗應三衙亦同宿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尙書省令驪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卧病不食金帥令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日諸公怕死又撥送與邦昌耶雖暫假而歸焉可得免禍朝野紛言云初邦昌在燕自正月間金人令同肅王等至京城下方百官推戴時邦昌皆不知也黏罕斡離不令王沔以推戴文字示邦昌邦昌讀前後文畢大鷙日趙氏無罪遽蒙廢減邦昌所不敢闘必欲立邦昌請繼以死二酋令王沔召邦昌邦昌曰元與肅王曹駙馬奉使每元帥召郎三人俱行不可獨往沔强之以行至二酋前二酋說推戴意邦昌堅避如是者牛

日二酋知邦昌不可強乃說邦昌曰大金皇帝有詔令立宋之太子以公爲相善輔佐之毋使敗盟請公入城邦昌入城修帽涼衫以扇障面阿喝如宰相儀徑詣尚書省下馬百官拜階下邦昌答拜金人有旨如三日不伏推戴先戮大臣次盡殺軍民百官父老哭告邦昌令郎懽宜之計救取一城老小王時雍徐秉哲呂好問曰大金欲冊立太宰三日不立將夷宗廟殺生靈邦昌謂時雍等曰諸公伯死乃攝送與邦昌雖督責而歸焉可免禍身爲大臣豈纂逆耶有死而已時雍等強之邦昌引刀自裁衆奪之遂議申推戴文字至金國軍前張邦昌事略云吳升莫儔至報邦昌將入城於是治尚書令聽待之

丁酉金人奉冊寶立邦昌百官等會于尚書省邦昌泣郎上馬至西府門畔爲昏瞶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導至宣德門西闕下馬入幕次復慟金人持御衣紅織來設於次外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立略曰咨爾邦昌宜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織還次訖金人揖上馬出門百官引導如儀邦

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却輦弗御步陞殿于御牀西側別置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閤門傳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傳令勿拜王時雍等懇奏復傳旨云如不蒙聽從即當歸避時雍遽拜邦昌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大抵往來議事者幵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參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有憂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左言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邦昌尋以胡思權戶部尚書葉宗諤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戶部尚書前諫議范宗尹吏部侍郎謝克家落致仕中書舍人李權並仍舊職李甯靖詹義並權直學士院王時雍權樞密院兼領尚書省呂好問領門下省徐秉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馮澥守舊職李回權右丞吳幵同知樞密院事莫儔簽書樞密院事周懿文開封尹王及之權都水使者李回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執政在城中者惟回一人馮澥曹輔留虜營邦昌素善澥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

同補其處時雍旣用事請用二府蓋轄許之時雍蜀人也在蜀爲市伍圖利人謂之三川牙郎至是都人又號爲賣國牙郎駔儈爲虜來須索朝暮往還賊中有捷疾鬼王之呼粘罕斡離不有了事官人之稱都人亦目之爲賣國哭牙曹勳北狩見聞錄云三月初七日聞張邦昌僭位歲宗曰邦昌誓死社稷則社稷嘗重今尸君之位猶且庶幾但所繫至重旣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禁明日臣下有進詩者曰伊尹定歸商社稷霍光終作漢臣鄰歲廟讀且罵曰其歸商興漢則吾已在龍荒之北矣

乙巳邦昌往青城謝金人旣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其一乞不毀趙氏陵廟其二乞免取金帛其三乞存樓櫓其四乞俟江寧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日班師其六乞以帝爲號稱大楚皇帝其七乞借金銀犒賞虜皆許之又請歸馮澥曹輔路允廸孫覿張澂譚世勣汪藻康執權元可當沈晦黃夏卿郭仲荀鄧肅太學六局祕書省官等亦從之先

是虜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亦聽同其八人不同者皆平日不檢者甘心歸之惟何㮚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樸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不遺同令舉家北遷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宰相何㮚及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樸等舉家北遷此五人皆嘗爭論乞存立趙氏者金人遂驅之北行㮚初不割三鎮以至罷官後不肯議和遂陷虜中不食嘔血而死叔夜北遷道中惟飲湯義不食其粟五月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仰天大呼翌日扼吭而死司馬樸北行即不食至燕山而死可謂全節〔止引〕呂中曰靖康之禍覘石晉無以異然契丹三入中國而三敗契丹極力以攻之而晉人亦極力以禦之晉之力雖疲而契丹亦斃矣觀澶州之戰虜乘風縱火以迫之而晉軍飢渴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如靖康之時則望之而走矣若非杜威之降虜晉不亡也契丹之敗晉以百戰之力而靖康之取兩河再渡河再迫京師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衷狄終紹賣誤之也其始也開釁以召禍其後也又幸欲速和以免禍靖康之賣國瘠虜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釁之小人也宣和開釁即熙甯紹聖用兵之遺也履霜堅兵其來有漸矣

癸丑金人歸馮澥曹輔譚世勣孫覿汪藻徐天民蘇餘慶郭仲荀沈晦黃夏卿等二使隨同入齋到虜書云自來所取金帛皆是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科括之急且重困于斯民亦議權止令出榜曉諭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北盟會編是日邦昌乞免括金銀及請歸馮澥等二書附載于此乞免括金銀書曰某闕之先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財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以百姓爲本百姓不存則社稷無以固其重人君不能保其尊又況創業造始之君惟務施德布惠收天下之心然後作爲事業固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皆百世不易之理也某材質庸謬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遽令軍民官吏推戴册命俾以南土使主斯民永爲承輸以事大國方宿夜祗懼無以報德思臨士民坐視困若莫之拯拔痛傷肺肝殞身無門令見京城百姓自前宋皇帝朝已曾根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悉皆罄盡令又蒙元帥科降數目浩大難以充足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欺嗟憂疾餓死日以萬計復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

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怨謗交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傅智爾高明曲照物情特加矜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億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顯危邦昌所圖竊冀其安抑副大金皇帝建立藩屏之意邦昌不任哀懇惶懼之至請歸馮澥等書曰比膺詔冊獲撫邦封載惟草創之初方賴臣鄰之助顧羣臣之全關致庶務之悉隳徒以菲材託于人上何以仰承殊渥外校多虞若涉洪川罔知攸濟茲冒陳于危悃蓋深侍于脊私所蕆垂矜必蒙賜可穢以左丞馮澥國之老成營軍郭仲荀衆所推許僚還職任俾贊時艱必能繫多士之心有以副萬夫之望比外臣僚等或因扈從先帝或祿差往軍前始如台意欲留之人乞下恩慈遣還則備疏之質既得助於衆賢報稱之喪敢忘懷於大惠尙所英豎府亮愚誠金人得書遂遺左承馮澥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郎譚世勣中書舍人孫覿及徐天民蘇餘慶郭仲荀沈晦黃夏卿等均皆遣還

丁巳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嶽觀內望軍前遙辭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起者道君皇帝北狩甯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皆行斡離不軍

讀送由滑州路進發
狩聞見錄云上皇到郊宮金蕭處
奇王洒來奏取向日張覺投降本朝并張覺識首處分
一宗文字上皇日當日張覺投降兩國初未有不受之
約又元係大遼故臣遂納覺不疑繼得山西軍前移文
要覺郎斬首以獻不謂上圖指以爲舅令城破國亡滿
變及此向何文字之有況己嘗移文上國死亡一切惟
命不必以此爲辭也房惟唯自後更不復來取金人凡
有計議只在上御前奏稟隔數日一遣人起居上皇到
案中十餘日自製割子一通與國相云某頭以海上之
盟謂歡好可以萬世雖營招收張覺繼蒙須索令幾以
爲報意罪不至甚而大兵題來乃指爲蹊某郎避罪南
去諸後塊處道宮聰養魂魄未嘗干須朝政而姦臣何
除雜間父子雖大兵南來亦不相關報致煩天討兵甲
臨城至城破時始知三關敗約所致蓋劇子不能奉承
大國之約某亦有失義方之訓事遼至此告將誰執倘
有血誠祈同洪聽某願以身代嗣子遠朝闕廷卻令男
某等乞一廣南烟療小郡以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
郎分甘斧賊一聽大國之命藏追意切惟待台合詞子
去後二日有番使來云承示文字但三關之盟初不恁
地止說子孫不紹社櫻楨危雖承劄子卻不敢背元約
蔡肇北狩行錄云三月二十入日起行邢趙之問皇子
元帥斡離不請麗打圍契丹舊臣郭藥師張令薇初以
天祚出斧上表請蹤本朝許之爵以袞衣之賞錫以金

殊之優使鎮山後一旦大金兵至投戈乞命至是遣出令拜太上皇藥師曰昔日君臣敢不盡禮前日之降力所不加乞赦臣罪上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何赦之有藥師等慚而退

戊午金人漸下城令戶部尚書邵博提舉修繕是日交割外城金既不能下南京乃自甯陵而上盡僞置官屬安撫士民至是率驅而北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己未金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邦昌詣虜營辭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人取二王宮以近屬宗室赴軍前開封府解發宮嬪一千二百人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宗室南班官等絡繹道路凡數十里案原本繫此于二月據紀事本末是月丁巳道君皇帝北狩甯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皆行靖康皇族陷虜記載此姓名極詳據云一少帝位下太子誕小大王訓見在五國城鄭才人生大公主二公主各年幼狄才人生一見在瀛王景王濟王莘王徐

王安康郡王相國王溫國王廣平郡王儀國公穎使
狄才人韓州生鐵使閩婉容五國生一見在公主純
福公主向馳官王宗丙男昌蓋小公主侍葉官乙成
男敦復榮德公主嫁習古國王己死見在金皇后後
位居住洵德公主嫁設野馬鄆君見在上京甯福公
主嫁陳王己死其予見在冷山居住惠福公主嫁開
府相公斜保三國相男見在上京居住一見在貴妃
崔貴妃王婉容大王婕好小王婕好狄才人喬婕好
一見在駙馬都尉宋邦光向子房向子辰一見在諸
王男女成文鄆王男成規肅王男成章景王男成範
邪王男成之莘王男成式濟王男相國王儀國公下
各一男年幼相國公溫國公下各一女安康郡王康
平郡王下各一女故和王女嫁王善道男安令己到
行在故信王女四人一見在棣華宅親王等和儀郡
王有弈甯郡王有恭燕五節使有章越五節使有忠
燕五觀察有亮越五觀察有德一親賢宅宗子故晉
康郡王孝壽男安規等士稱公繪一歿故親王燕王
趙州越王韓州鄆王韓州肅王五國鄆王五國信王
五國建安郡王奇城嘉國王五國瀛國公五國昌國
公五國一歿故公主嘉德嫁宋國王上京歿令福華
福安德順德顒德柔福一歿故貴妃門婉容一歿故
駙馬曾寅曹晟蔡偉劉文彥田丕一金國北京坐諸
宮院見在宗室仲慕仲瑆等并宗女嫔帷兵士等五
百餘人去年來上京告朝廷媛華賜錢三萬貫牛二

百頭爲養濟一奉使洪皓等見在燕京等處住金國己降敕已令換官往往不肯祗受一應被虜宗室女見在北人家作奴婢者金國已降敕官中二人換一人出令作百姓自在居住一應屢二帝親屬四百餘人爲遷二帝往五國留在遼東落後養濟焉

又災革謀起兵先誅范寰劫二帝還期以三月丙入月樂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內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奴焚所居謀赴夜有班直班廣等數百人排闢曰邦昌以翌日受冊請舉事革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咸豐門四面皆貿兵貿與殿司左言謀設計若同謀者給革至帳下謀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河上革至死顏色猶不變秦靖康要鋒纂此于是月六日乃丙申也革謀於初八日舉事而邦昌於初七日受冊未及期而謀洩故先爲范還所誘李重十朝綱要亦係于兩申日僞楚鋒云初駕出不得還戶部梅款禮匱二十七所皆託以彈壓振濟爲名其寶招集材勇之人欲以救駕有陝西統制官吳革寶一所之數在京監羈官米見軍前廢立抱忠負義以官米養軍召在京壯士僞然起兵謀反正交給班直散班藏僕親從等欲奪駕外走時有軍前取去堅人入城置藥物見說四方勤王兵將至近何每日軍發兵出職精兵多出外城下不滿萬人二聖可一舉得之革闔是說欲

爲奪駕之計初五日內親事官數百人閭立張邦昌
以不忍屈節異姓先殺妻孥血屬焚其居家以應爲
徒中所告左言范獲領兵追革至朱雀門許呼與之
謀曰吳統制你側身偃黃河此事得自家們共議革
鬪以爲二人率兵勛己乃下馬欲與之靠獲乃執革
并其子斬之次日王時雍使范獲體究高士譽趙子
昉於是開封府促二人送檄盡二人各占一所也靖
康要錄載吳革生平事跡極辟令附載於此要錄云
靖康元年正月女與犯鬪革以所部解圖八月虜臣
太原府朝廷遣革奉使女眞軍中持國書見移罕庭
握不拜計議邊事責其貪利敗約氣動語直金帥傀
服爲追同攻威勝軍等處軍馬援書以歸十月召赴
關得對上問割地與不割地利害革對北人有吞箭
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備起陝西兵馬爲京城援
不復議和遂差革使陝西句兵閑十一月二日出城
全騎己至會南道軍馬至遂同總管張叔夜入城上
幸巡南壁單面奏畫差兵馬奪路赴陝西叔夜因留
革充統制官賊攻宣化門壙道渡濠革竊往相祝自
南壁守樂官開安上門所攝濠水三尺及盡後蔡河
開水夜淺之不從及與道將合始省前議水己冰矣
二十五日賊登城革率使臣親兵赴南熏門東策聽
手殺執黑旗者十許人部曲害散去革獨死拒于安
上門東使賊不能西二年正月上再出青城革建吉
駕出必際彼計宰相何桌不聽又諸於樞密孫傅張

役夜欲因事至軍前計議叔夜問計安出革著論者
三一車駕還內二金人歸開三革死遂留革劄子獻
妻言革有兩朝萬一父安之計願至軍前口陳不報
二月入日上梟后妃諸王宮嬪盡出城九日革入內
白留守孫傳青上已出乞留皇后皇太子明日見
皇太子革聽省言二帝出郊駕示必同願陛下引避
以固國本孫傳曰何辭以拒之華曰有內臣親類太
子膂或邀請則抱以登車出朱崔門密諷百姓堅留
不可則臨之車下死告奉尸以往仍以振救遂之
爲名詔忠義勇知士結爲隊伍太子徹服軍饑讀
圖南夫十一日太子竟出華乃于殿皇院留局中賑
請所募士散執食日之問至者萬計華陰以名法
部勒時令上爲兵大亢帥讓壁丸由間道告軍於
講州及約在外將擁近城內外相應夜攻賊急圖
還二帝久之復遣同文縮其徒附者益眾使寨效
用數干人勇士數多兩河驍伴之士既而孫臣張
叔夜皆赴軍前金人立張邦昌之議益急革議傳誅
花環等戴十人乃分兵約日奕出十入門列爲欲壘
與劉家寺及青城金舉相對又遣蠻彈期以三二八
日內外合軍部勒既以須期而發革字義夫國月初功
臣吳廷菲七世孫姓賚忠勇天文地理人事
兵錢無不通贖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爲泣下
又金人以明珠字董爲河北統軍屯潜州阿辦字董
爲河東統軍屯河賜案清康要錄於是月二十一日

閩此信李軍十朝
綱要繫此于辛亥
又發運使翁彥國起東南兵數萬至調州不行知州
事實公望以京城望裁責之彥國始持軍兼程渡淮
而進宋靖康要錄是月二十八日邦昌間翁彥國領
兵至以手書與之封皮云付翁彥國其中乃邦昌上
端朝中丞云不得己及他日保家屬之語李堇十朝
綱要二年西月壬戊知准甯府趙于松知顏昌府何
志同荊浙江淮經置使翁彥國等築壘敵血誓幾
力合謀共安王室北盟會編在四月五日用子
又金人以兵五萬守潼閤扼西來之兵陝西置制使
錢盡統兵十萬至領昌閭京城己破蓋遂棄大兵李
家往湖北由是襄定至荊門一路擊動陝西宣撫使
范致虛自長交領兵十萬勤王日與之戰攻奪潼關
敗得賜乃引兵東去遂至陝府勢罕遣將率精騎擊
致虛前軍敗之致虛不敢進駐兵潼關以疑敵而已
先是禕將李彥先說曰陝為軍後盡少遣之兵行者
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致淹敗不至覆不然眾屯聚
出殺滙一輒于險矣致虛不聽及范致虛既皆統制
翟與提兵復西京輸留守高世由隨軍轄運使張友
極斬之宋李壘十朝綱要靖康二年三月己未示與
綵器使范致虛率兵與金人戰于潼關克之遣兵馬
鈐轄罹與復西京斬僞尹高世由張友極郎此事也
范致虛兵敗詳見封有功編年及趙姓之中與遣史

附載于樂丙午守計以借補官統制官落髮爲詩於佛遼半歲蔡貫雖翁安撫處謬不用使宜長城起以爲是尊勝隊竄名單京師屯關由鄧高世由自伊陽致處恐權而遁

此編年日先是花致盧在長安擠賈兵馬守年秋河東汾辭石覡而南皆無故致虛作河河東置諸度外河西沿流壘舉相望諸色人賞僧道技衡如趙宗印張孝慶等皆補募屬者莫知其歡宗印者汾州孝義縣人本姓趙偕作萬花長老遺亂欲遁地因過河中府題判日七十勞生西復東鄉關在望念驟運大九分盡全晉一年于里空周召以七無善敢死有餘風華陰乞食山陰去纛谷幽尋四老使廝谷見之趙人追同與語大奇之篤與致知兵見宗印談兵口拼以焉奇士乃令還俗累借中歡大夫直薙圖闕爲節制宗印請築逢闔迄龍門雖致廉行侈駿急而上下皆不築城及胃應命而已宗印以眉焉一軍謂之以行重爲一軍請之淨勝隊而河東僧行多中亦有補官者致盧會五路兵欲勤王赴援軍華陰遺史云范致盧在陝州也前軍出武州新興淹池之聞屯于千秋地場偶河南尹告急於黏罕亦會金人將欲同軍婁宿李董直衡之王歸不備遂棄輜重而奔死者幾半

又宗澤敗敵于長垣遂待韋城縣敵欲夜襲澤知之因移軍南華敵果夜至得空壁澤自南華遣兵過大

溝河事敵大敗之斬首數百擇謀引兵渡河據職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自廉擾引兵趙滑州恐大名城又知張邦昌僭位擬先行訴討乃潛所郡復還屯衞南復貼書康王日令日爾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爾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巨近剛正而遂柔邪二日納議辭而拒詔議三日向茶儉而抑騎書四日僭愛勤而忘遂樂五日進公實而退私僞澤謂所親日怨結王之左右矣不直也

夏四月庚申朔案四史期闘考同大風吹石折木車駕北狩皇

后皇太子偕行黏罕軍護送由鄭州路進發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淵聖皇帝幸后諸王望拜城中泣別宗廟哭聲振動青城日色慘騎風聲如錄移時方止今汝淵墨北狩後事實北記燕雲錄均有藏及附錄於此以見辛稼軒南渡錄爲僞記之書宣和遣事尤誣妄太過皆不足信也北記云四月四日豨罕同軍至鄭州殺番兵一人引去見少帝其人引仲熊到青城太平冀前中有乃侍及婦人數人中一人身甚拋人指云此少帝也仲熊拜說云臣受國恩才薄位卑無所展效致陛下及此死有餘責帝不言金人己此仲令退有番官梁慶肅來叫仲熊曰國相有台旨有國書送爾歸書題曰書致于南朝皇帝國下骨盧你移賚勑經烈左副元帥不寫姓名只用一元帥府印下云謹封書云

天會五年四月日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謹致書于南朝皇帝闕下早者攻下懷州內有鄉貫係河南人以下不係朝廷措置州縣人民隨軍濟帶前來北至汴京了畢權令鄭州就饑義濟除情願歸降已發過河北外內有不願歸降人從事郎懷州河內縣丞范仲熊遣令還鄉仲冀英聽附爲亮悉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慶齋遣馬軍一人至京師投下而仲熊遂歸燕雲錄云道君由消滑至燕山淵聖由淮陽至雲中道君五月十入日丁未到燕山離門三里太子邀請觀看射椰拔打毬飲宴至暮次日入門于延壽寺駐驛貴妃親王帝姬騎馬舉眷同虜日侍道君之側金人供奉甚厚六月初二日請道君聖眷毬場宴會二太子捧卮既勸道君鄭后時躬親打毬迎待之禮至重至厚是時康王登寶位赦文傳至燕山二太子得之封學道君郎召貴妃相賀喜動龍頭七月初淵聖至自雲中駐驛燕山懿忠寺朱皇后太子祁王三都王聖眷同處侍帝側金人供奉如道君之禮二聖兩寺居佳七月上旬于吳天寺相見親王東序駙馬西序道君居左面淵聖居右面皇太子文南面西酒五蓋自早至午禮畢而歸七月中旬鄭后體侯達和淵聖論后同來延壽寺問候住及兩時九月十三日二聖同聖眷起發往中京南人與燕人泣弟送於東門之外日盡乃發金人不能禁止數日爲之不市起發之前金人納絹萬匹爲路費道君分賜百五十匹與仙露寺宗室仲理以下作冬衣領之者無不感泣燕山

至中京九百五十里過石門至景州上盧龍嶺山下過
欒徽河至澤柯避大撲至中京相府院駐驛相府院者
契丹舊時相國所居也一門五位左二位道君右二位
斛聖后之中一位番官居之中京人烟風物比之燕山
蕭索太甚二聖服食器用皆需于燕山每兩月金人排
辨起供應道君聖脅千餘口淵聖聖脅百餘口皆駐驛
中京相府院去大金國向三千里二聖於此止之東京
取去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婧蠟命宗女等千八百餘
口至燕山仙露寺養善日給米一升月支鹽一升而嗣
王與兵卒無異拘察默勘監視嚴密自因于道塗苦于
寂寞一歲之間死及八分止存三百九十八人保州御
莊宗室趙遵額春使金國亦在燕山拘寨國相黏罕迄
許赦還本州其御莊宗室仍舊不曾起發春使官中書
侍郎陳過庭并文武官五十餘員并門下侍郎耿南仲
孫元在眞定丁未八月遣詣燕山崇國寺安泊至十月
國相黏罕到燕山議計追呼出頭許其南歸無不獻呼
方行衛車倪裝無復育指揮并押赴顯州自且至暮方
得行見黏罕以廝從頭至足紹之令學加養濟戍申三
月間一南人貨驢肉瓦橋來買得故紙內有本朝足本
赦書司馬濮營求得之爲京師鹽藥斬法告於燕山留
寺觀司馬濮樞頊禁勘獄成申元帥府己而貨死杖七
十依舊養齊知燕山蔡鑄其子松年與眷屬同處金人
養濟甚厚松年與一渤海道奴通事燕市中合開酒肆
燕王嗣濮王宰臣何樂樞密張叔夜駙馬曹都尉并告

身亡其餘有從翔聖在中京者則未知存亡辛酉金營始空其行甚遠以四方勤王兵大集故也營中遺物甚多令戶部拘收象牙一色至二百擔他不急之物稱是祕閣圖書狼藉泥中金帛猶多踐之如糞壤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先是朝請郎徽猷閣待制知信德軍黃潛善遣採事人張宗至京師宗得邦昌僭號文金人偽詔邦昌偽赦迎立太后書各一紙案張邦昌事畧云辛酉邦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令四城之外便是番人欲赦伊誰況公權攝當復辟又謂邦昌曰令日所宜先者當迎元祐皇后使人知天下己還趙氏且逮請大元帥早正大位以紹狂敵之謀邦昌從之好問因請孟忠厚劉后以從羣臣之請則天下定矣癸亥冊元祐皇后備宋太后好問曰吾言不可矣郎不出孟忠厚出邦昌所上書有推戴大元帥之語於是復出康王讀畢往驎嘉堂與僚屬呼問之慟哭乃歸時潛善建議自山口鎮過兖州抵宿州

駐軍謀渡江右輜重先鋒至山口三軍藉藉乃不果行王揮淚大慟期身先士卒追二聖于河北諸將請曰此將臣職耳大王乃宗廟社稷所係不可輕舉王謂耿南仲等曰斯報國之秋也宜奮忠義邀擊歸路于是布檄幷檄副元帥宗澤促河南北兵依應指揮

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邦昌降僞赦改赦字爲赦書時四方勤王兵大集吳开莫儔爲邦昌散還諸路故僞赦首及之今攻邦昌上宋太后手書見北盟會編僞赦見中興遺史及靖康遺錄靖康要錄而文告不同並附錄之會編上宋太后手書云余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捨生而取義惟期尊主以庇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旣重羅于羅網實難邏于刀繩外遁大國兵火之減內拯黎元塗炭之命顧難施于面目徒自悼于夙胥作門之存趙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前跡以甚明載惟本朝開創之圖首讓西宮尊崇之禮號同母后國繫周朝茲惟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幀肆稽成憲袞舉徽章恭惟哲宗元祚皇后巖黍蕤恭聰明睿知天作之合早嬀德于泰陵王假有家夙丹儀于方夏端著椒庭之範具彰彤管之聲雖舊寓璐華崇

道之居亦繼奉欽聖還宮之詔久樓神於淸館積系望
于縣區今二帝己遷山川大震匪仰伸于欽調則昌副
于儀刑是用竭誠于心涓日之吉祗移掖庭之次恭陳
舊國之儀揭崇號以正名開別宮而伏御幅員時又庶
臻康濟之期京邑既安更介璽長之社宜上尊號曰宋
太后御延福宮令有司擇日奉冊寶其應干典禮合行
事什介禮部疾速施行中與道史赦文日天下承平幾
二百載百姓樂業豈復知兵羨臣首結邊難招致嗣變
城守不堅致詞君皇帝越在郊斗予以還歸橫見推逼
有堯舜之攄讓無湯武之干戈四方之廣弗通者半年
京城之大無君者三月宜康濟庶拯危難應手書到
日罪無輕重并與釋放舊一項姜官省視圍陵第二項
諸州天慶甯寺依義香第三項諸州軍守臣各分
兵至近司保守與虞恤有功起發勤王兵仰卻于元
來處分屯第四項存赦諸處宗室餘並依前赦靖康遺
錄云初四日邦昌下還云宋家遭賜九之危二帝北遷
紫壁萬里予適以使強見推立既自裁陶弗獲乃忍
死而故民言念生蠻係心宸極道路阻郵傳之問遠近
乖向往之誠宜敷德音用聲寰宇可大赦天下云云其
中一項云諸道勤王人兵當國家危急不能進援京師
失守乃欲康安雖無誠節亦己勤勞宜各歸本貫別候
中旨海靖承要錄四二日尚書省羸禮部三省同奉手
書海內承平垂二百載民樂業豈復知兵乃者奸臣
輕啟邊難大金在舉奄及都鑾城守不堅二帝遷北中

原之大逾月無君子適以還歸槙見推遍旣自殘而獲
免乃忍死以赦民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路阻音郵之
逵吏民無詔令之承想其憔悴之發同此危亡之急倚
不深求於民癀豈能安擠于時鰥宜於撫循用舒陲陋
庶期臻於甯謐以終久于遠圖可依下項應手書到日
昧爽以前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特釋放赦內官
吏並與推恩勤王之師令管押歸元來去處除放租招
免盜賊等事宜令德部偏牒施行赦並與單恩同但易
赦字爲手書而己此書
四日方下作是月行

甲子迎元祐皇后于私第入居延福宮邦昌遣蔣師愈
等齎咨目至大元帥府及書至王詢于師愈等所以來
之因對曰邦昌先遣使臣李興潘謹纛等未回聞有元
帥府探兵入城因知大王在濟故遣師愈等來是日謹
纛及興齎僞尚書省劄子至云紀事本末卷百五十原注四月二日奉面旨差
往濟鄆等處訪尋康王所任仰逐處州郡守臣等具軍
法文狀申尚書省又二年四月二日札後有王時擁李
回二押字王問二聖皆如所聞又問邦昌所服曰紅袍
玉帶幘子王掩泣左右皆流涕卽以札子付謹纛等同

大元帥府令差使臣潘謹燾李興禮問京城訪聞二聖曾幸金營于甚日還京有脫金營來者供具不一京城即無報應文字未審在京係是何人主管事務仰開封府具軍法人狀來伺候行遣眾以爲得體宋四月二日乃辛酉也在甲子前原本此二係並附甲子日後蓋注文也邦昌及康于谷目金文載見北盟會編而并繫於是月七日丙寅疑與下文吳何事相混邦昌遣蔣師愈蔡林程僎等齋者目于康王日邦昌伏自拜違己而北去所遭禍雖不可備詳仰惟王慈必蒙矜僩昨自燕山九月餘日金師再舉之後杳不聞耗至冬臘月二十日還闕以令年正月十五日還城外方知國家禍變之酷主上蒙塹十郊外凡使人一行盡留不遣二月七日又聞宣金酋之介遂還二帝皇大子及上皇皇后以下后妃嬪御諸王公帝姬并宗室近屬皆出六宮遂空既而又欲洗城焚燒宗廟社稷百萬生靈分爲魚肉俄然俾推異姓方免屠城廟社景靈宮乃不燒燬尋奉少帝御筆付孫傅等令並依元帥指揮方爲長計無拘舊分衷爲福福速招連累於時公卿士大夫號勵於軍前以救君父而邦昌對二太子哀號擠歸以身投地絕而復蘇敵執酋命終莫能同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不能又祿甲士防虜晝夜監守雖欲引絕揮刀趙井投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于一身變出不測死安足惜忽劉宗彥莽齎城中文宇與吳幵莫儔俱至邦昌阿責彥宗又對眾罵城中文武百

官為自免之計遍人以首惡之名皆受國恩一旦如此
曾不加蛇雀尚知報恩我若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
戴天彥宗等語塞而退邦昌遂不復歆食六七日垂危
而百官陳有禍藴謂事已至此雖臣民盡死莫能同二
帝之遷惟逃從權且與承當此事則存宗廟保社稷景
靈設滌皆得無虞而一賊文武百官億萬生靈皆得性
命可為後圖豈非忠孝之大也若堅持一節以死宰地
而褒了後事累及二帝豈得為忠臣乎邦昌身見轅
世荷大恩而不能報主辱而不能死復何面目就死士
民然念興復不計在于從以死大事故遂為道于
此欲追二帝之還報之殿能濟幸金騎已退路
可逆故差刑之曹牆蔣師也茲內知蔡琳忍郭
程與齎此以議本今則社以府廟主如故永神
御皆幸全存明催下盛德不璧海系望頓祖痛
以幸臣民籲伏差克家等本四玉璽一紐寬府
當別貢陳初次方更乏倍躬貢邦昌無任詔激
切之至四月夏日昌惶恐道重覆康王大瞻下
又康王答日丘情日上太王上閣下天降王不
吏講前朔肖曰而使君親相公見宗旋之大肝
心權裂津淚滅荼竊下之目離足為喻便蕩繩
佚刀而二聖不欒興天楚流不馬大集將欲慎
責以大義故之泣忍未方壽兵何北河東士之
兵數逾百萬歆使邀死奉之今夜以覲聞人音
而跫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賊營從容決月自謂知心

故此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大夫將佐亦皆云爾今奉來敎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朝不謬天或悔禍可覩二聖之復所論遣謝京家之事讀之悖然失措其何敢承顯皆緖藏內府貢在守者侯鑾與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毀生鑾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周矣構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顧相公協忠盡力奉迹二堅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構難身膂賊手受賜而死矣氣令漸熱伏惟鈞侯勤止康裕方寸方亂修謝不能多及構咨目上太宰相公闕下遣成忠郎黃永錫齋甫邦昌前投下且令觀變

丙寅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韓淵同齎日稱臣言其大畧言封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臣所以不死者以君上之在外也王召何等飲以酒賜予貝厚何向時與王使斡離不軍前至是日敘舊不忘也

紀事本末
卷百五十

丁卯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齎玉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帥府僚屬耿南仲汪伯彥等引克家

捧寶跪進王謙拒再三慟哭不受命伯彥司之監察御史馬伸言于邦昌曰伏見金人犯順虜劫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去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未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為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敵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鬨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返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后行

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復生無以加矣如以伸言爲不然即先次受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案王清明玉照新志卷三云靖康初秦檜爲中丞馬伸爲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文字至臺云金軍前令推立異姓秦未及應語之間馬遽云此天位也逆金安得而易舍趙氏其誰立秦始入議狀連名書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金獨馬公主臺事排日以狀申張邦昌云伏覩大金以太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狀申太宰相公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即位日乃止又案秦入議狀在二年二月癸酉可考）邦昌命一切改正是日開城門（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

戊辰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是書既出中外大悅追回諸路赦文

并毁所立宋太后手書不用元祐皇后遣尚書左丞馮澥為奉迎使權尚書右丞李回副之持詔往濟州迎康王王覽書因語幕屬曰邦昌知君臣分義免興師此為庶幾命移檄諸路帥臣具言邦昌恭順之意約束士卒不得擅入京城是日濟州父老軍民以萬計詣大元帥府言本州四旁望見城中紅光屬天乞王正位于濟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濟之父老請王即位于濟宗澤言邦昌荐陰與虜情未可深信且聞府于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濟運允易上然之據汪伯彥建炎中興日記云戊辰幕府僚耿南仲等會于畿嘉堂衆議王即位卑諸將及官吏或曰濟州或曰南京云云則當即戊辰事也日曆又云會有寶遷自金寨者編傳太上皇璽籌康王可使即皇帝位又衣袁繼封方二寸許繼筆二字曰即眞益昭天命之符二璽相授之至意仲琮等議迷屈于是勸即帝位南京之議定矣剋擇官王符選擇得四月二十一日庚辰具以寧呈王時數可之中與記云是時踐上即位于濟州或南都未定濟州父老軍民歎萬人詣轅門乞即位於濟州華臣議即位於南都便

乃集議於麟嘉堂宗室仲宗等數以議不當即位當著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請四方南仲延熹世則曰二帝北狩天下不可一日無君道君之子皇帝之弟推上一人已建大元帥府統天下之兵不於此時正位號以定天下天下無所統一將生變亂稱制不改元那得久必即大位而後天下定況有自金寨歸者道上皇語云可告康王即大位也篤宗廟社稷計若仰位乃道君之心宗廟社稷之綱也何可淡衣稱制以取天下之疑生姦惟之謀乎仲宗議屈遂定即位於南都

時曹勛自河北軍前竄歸詣大元帥府進太上皇帝御衣上有御劄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令諭王往會諸路賜馬價珠子合及王密啟欲決河灌虜人語為質驗宣和皇后以金環寄王及傳王再出使日有宮女招兒見金甲神人擁衛事王慟哭拜受由是決意趨應天

紀事本末卷百五十遼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元祐皇后又令姪權衛尉孟忠厚侍詔往濟州迎康王咨曰王其速驅與衛人處宣居上以安九廟之要下以弭四方之變時使臣曹勛自河北虜同今致曾勛竄歸事詳見北狩聞見錄云上皇自北狩出城起行至過河旬日後宣諭勛曰我夢四日并

出此中原爭立之家不知中原之民向肯推戴康王否
助曰本朝德澤在民至深至厚今雖暫立異姓終必思
宋不肯歸邦昌幸覽聖念又日我夢想常不忘第記此
事文日宣論勛曰我左右惟汝後生建步又知我行事
爲我持信尋康王庶知父母繫念于彼及此行艱難勛
曰原卿賴天威可以侯便冒圖而出願不辱命得達聖
意是晚太上出御衣三嬰藏一領折領寫字于領中曰
便可卿眞東救父母斧押九字復縫如故付某又索得
鄭皇后所帶金耳環子一雙雙飛小蛺蝶俗呼闘高飛
是今上在瀟邸時手製以爲的驗及皇太后信物令泉
不門方所必見康王癸之訓詩丁前且獨且泣曰無忘
吾北行之苦又以抵淚臼紗悄子付來曰見大王深致
我血派之痛父子未朗相見惟早滿中原述迎父母此
外吾不能名致語言氣哽吾脛故也存到燕山謝乃去
此信三望人加餘皆不知皇后初取環子與沈押班令
付勛曰字時傳語大王願早如此環遂得相見斧見吾
父幸道無慈皇太后以下皆哭上望又言諭日如見大
王但癸可滿中原之謀悉樂行之無以我爲念且保守
宗廟洗當饋贊又曰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
言有遂耆不祥相襲木嘗輒易每念靖康詩詞爲甚今
日之禍雖不在此要當知而戒焉太上又令保奏云恐吾
宋之德未泯士衆推藏時宜遂應天順氏保守自家宗
廟若不賴取記得光武不立時事否又宣諭曰胃有龍
德宮畜賜馬簡殊畢合子等物大王胃說欲決河灌渡

河番人等事以爲諳驗在金寨臨行日茶承皇太后聖制令奏大王曰大王再使軍前欽出門時二后洎宮人送大王至聽有幼女名招兒見四金甲人貌狀雄偉各教弓劍擁衛王後女指示衆衆雖不見莫不畏肅太后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今陷敵中愈當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乃止更令大王宜嚴崇奉以答天貺臣屆從時皇太后未知主上即位嘗用象戲局以黃羅貼覆書康王字於上焚香祝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入九宮者大王必登天位一擲其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皇太后以手加額喜甚臣下拜賀具奏太上太上復令謂太后曰端卜昭應殊異便可放心卿等可賀我勛等皆再拜

庚午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羣臣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獨班歸兩府幕次自僭號位至是凡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百官稱予不稱聖旨手詔則曰手書至于禁中諸門悉緘鐍題以臣邦昌謹封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敘此於是年三月又云與執政坐議必自稱名有面得者爲面旨由中降只曰中旨宣示四

方則曰宣旨遇金人至則遷易服張邦昌事畧云始呂好問謂邦昌曰盍奉欽聖故事乎邦昌曰敵去未遠請俟翌日好問曰何可緩也至是請元祐皇后垂簾

壬申在京文武百官上表康王勸進宗澤亦以狀申請王深拒之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北盟會編是月十二日辛未載宗澤書曰伏蒙大王仁慈須賜欽諭云今日之事非左右發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讀再四涕泗橫臆即誼脊私責任之重但恐拔甚雖自懸竭路遠言輕不能威動有誤大事罪不可逃澤伏見逆臣張邦昌竊擄寶位攻元肆赦又挾盍后以令天下仍欲散諸路勤王之兵黎亂跡跡無可疑者今誹論有或出權宜之語且人臣豈張紀徹服紫袍居正毀者自古奸臣初未嘗不謀遜退避中藏禍心況惡狀彰著如此今二聖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黎頑乾坤興復社稷以傳萬世不可遊疑華於不關澤老痛切忠義之極不免縷縷數陳乞賜哀亮早定以志使天下有所歸向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類大王速圖之別幅曰并承親訓筆之紙尾仰荷隆謙所批近有向書省詞子於郵落問哥訪大王事此乃出自奸計不可不察澤近探得御資與朝廷即記盡被敵擄去兼驟行吏故作行遣戴亂天下何梁等亦在敵中澤近行下河北等路州縣己令常切驗說不得憑信若大元

帥文字方得施行過爲隄備去訖伏乞照察

甲戌太后告天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癃之質起于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號位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序傳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應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

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數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志（案此文汪藻所爲也秦檜同天錄云呂公好問建言今日布告復辟之書須是明白使人易曉不必須詞臣乃命太常少卿汪藻行）是日大元帥府約束比金人邀請二聖北去已星夜措置邀迎外敵先于三月七日抑逼宰臣張邦昌僭稱僞號今來邦昌已歸寶退位所有八日已後稱中旨面旨事並不得施行差到官不許上如有闕官即具申差自今後凡有公事並須申稟帥府與決如有奸詐僞冒可疑文字並申審以顏岐爲參議官滕康閎望爲紀實李綱傳檄京師與湖南安撫使郭三益等會合荊湖勤王之師旬日間集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乙亥以資政殿學士路允迪爲奉請車駕進發使右諫

議大夫范宗尹副之車駕將至國門臣僚前路奉迎至

大慶殿文武百官再上表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丁丑文武百官三上表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戊寅大元帥命宗澤部將士于長垣韋城衛南南華防托起發以辛宗彥爲先鋒統制丁順副之祁超前軍統制王儀副之張瓊左軍統制孔彥威副之張浚中軍統制趙俊副之苗傅右軍統制劉浩副之范瓊後軍統制張煥副之楊惟忠都統制以備護衛入應天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是月是日王如南京

庚辰康王次新興店案建炎中興日曆晚宿新興店王至是神意喜悅問地名曰新興店伯彥曰嘗聞太平興國中北戎寇邊太宗皇帝幸大名觀征方渡河有謂於馬首者問其姓名曰宋捷帝喜之不旋踵果有北戎之捷今大王治兵討賊行入紹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將克繼前人

之美與夫邑號栢人里名勝母者異矣王善其說鄜延路經畧使張深副總管

劉光世自陝州至王以光世為都提舉曹輔路允迪范宗尹以太后詣旨趣進發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中興遺史云金人已立張邦昌卽偽位張深召光世及諸將議事深對將士曰諸公好事在目前以所持扇左右倒眾莫敢應往往偶語出興論光世乃遣使王戰張景等蕃漢弓箭手一百人騎夜半齋狀前去招安盜賊俾深測光世密諭之曰側鬪康王領大元帥聚兵京東該等嘗諳大元帥府分明投下文字而同金人既退兵深與光世進至朱仙鎮遇戰景得元帥府劄子二道一云仰劉光世將所統軍馬速赴大元帥府二云仰張深將所部同興仁府只于本府駐劉及差使臣劉宗皆來深得劄子失驚惶懼光世即辭深去以所部兵至濟州時王師無至者王大喜自是委以心腹彈壓諸軍王發濟州劉光世從衛

辛巳康王次單州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北盟會編是日知單州事王映來迎何志同趙子崧皆以兵來會

壬午康王次虞城縣西道總管孫昭遠案北盟會編偁西道總管王襄

副總管孫昭遠以所部兵來會張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車駕自濟州由金鄉單州徑自南京即藝祖受命之邦嗣皇朝無疆之庥天人合應以啟中興所有合排辦輿輦仗衛冠冕服御禁衛儀物之屬百官有司各以其職並合發付南京以俟冊立禮畢遂建朝廷以出號令臣猥以駑下承乏之宰司當躬率百官赴行在所欲于二十五日起離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其一行事務並令所屬排辦欲以中書舍人李擢太常少卿汪藻幹當公事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癸未康王次應天府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北盟會編云大元帥早發虞城申刻至南京府治金人圍京城時屢分兵犯南京朱勝非皆禦退之復有北道總管趙野及宣撫范訥兵王淵韓世忠皆在南京故城市全盛是日戒都統制五軍楊維忠等警嚴以備非常

甲申康王率百官朝三殿御容元祐太后令備車駕法仗等百官庶務各分其半來進是日王時雍徐秉哲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慰之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癸未康王次應天府翌日詣鴻慶宮朝三殿御容

丙戌耿南仲等議曰恭惟藝祖與殿下誕彌之歲皆值丁亥元天元所屬應有宋火德之祥藝祖開基改元建隆今紹隆前烈請改元建炎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建炎中興日曆云初議改元命幕府官屬聚議耿南仲等議曰王者即位求端于天探一元之意以正本始故必建元後漢光武中興改元建武大王再造王室宜用光武故事紀元恭惟藝祖皇帝誕彌之年太歲丁亥大王殿下誕彌歲亦丁亥天元屬火宋以火德王藝祖開基改元建隆累聖相授逮至靖康乃遭中微殿下紹隆益光前烈南仲等議請以改元爲建炎

戊子太后遣使齎手書往南京其詞曰吾早緣閑退久

遂燕安託迹琳宮惟務勤于香火棲心道妙局嘗事于朝廷不謂季年乃逢大變二帝遷辱九廟危疑迫公議以從權雖利懷之固避暫還宮禁勉處簾帷每應政機如負芒刺第手書之達意懇康國以投誠冀應厤數之歸深慰寰區之望臣（案此下有闕文）往冠蓋相議符寶既將物儀備設丹悃悉期于陳露淵聽于謙沖欲報之誠以日為歲今聞涓辰之吉受冊有期將同日月之照臨行布風雷之號令天命所屬黎元咸竭于驩心大器既安衰老遂諧于素志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元祐太后冊文見北盟會編是年五月二日御劄敕內外文武臣僚等朕惟盛德者報必隆屬者禮宜備古之彝訓國有故常元祐皇后制行徽柔宅心虛靜壼儷極於承泰久玩道於瑤華庚辰并后之文己嘗誕告丙午復號之旨未及布宣比者戎騎內侵都城失守方二聖之播遷屬百辟之抗言還御官闈暫臨庶務洞達事機之變深維宗社之安踵遺使軺誶諭至意逮此纘圖）

之日亟須歸政之書功加于時舉協于義是用參稽冊
志奉上尊稱冀茂對于休辰以永綏于壽祉元祐皇后
冊爲元祐皇太后仍令所司合所擇司擇日
奉冊寶應令行典禮官郎速討論以聞施行
五月己丑朔〔案〕四史湖閒考同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遙上尊
號曰孝慈淵聖皇帝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朱勝非南都翊戴記云上幸南京登極勝非
建言受命中興宜策壇行禮此望二聖寅受寶冊及郎
帝位因治壇於府東偏五月元祐皇后可南京登極非
請以中淵受命名壇載于祀典上登壇受寶冊勝炎
厤云先是四月二十七日行月詔二汪伯彥改元日
秉哲備東駕法仗等百官禮務皇后分合伯王中興徐
及張邦昌等前赴南京迎請庶各內半遣彥時雍鑌
押乘輿張御輦儀仗至京元命王部發王載宮管
潛書延禱耘世則皆侍南京又進捧邵成船仲袞彥
內有道冠一須非人閒立成來等便聽章王伯件
話此冠自祖宗以來凡傺製章章不以前南數各傳
後來神宗皇帝易以頭退朝成問等以奉戰太母冠
非祖宗制也顯駁下郎巾循宴至哲頭巾白戴此帝
宗太平氣象王欽容流位後龔朝閒皇帝只君皇祖
將佐上書勸進拜叫固涕曰退天省戴此道便是屬
方此躋野以思繼又奉請至上五六宗倩冠戴幕宗
服御之意追不得己敢太上於帝郎宴辭愛亦屢輿
御此之意追不得己敢不欽承於是命命固詔者母來玨

月一日庚寅命有司於南京進門之左營築壇場命朱
勝非撰策文告天命祭康撰敕文肆赦五日一日庚寅
受天命南仲充體儀使延禮讀冊告天汪伯彥黃濟善
董耘高世則元帥府僚嗣皆登壇行事王禱沛潛皇帝
位于應天府治之正衙府仲伯彥濟善延測耘世則等
先稱質上殷侍立邦昌萃百官稱質冊封武聖文見北
盟會編會編云五月二日御詞赦內外文業臣條朕比
以乘輿播越宗廟時危道於帥言勉綏大憲居於殷皆
之戀幟深手足之懷茶推乾龍皇帝聽明侵天節儉由
性子育加于庶業匹盡致于兩宮金人內郎四都多匏
乃道單東之使欲巡龍德之臨代視而行而日命罵鑒
而編戶困於金縉復再屑子膺營欲為民萬請命沈機
淵識外晦內明時方艱廢聖以尊發導率惟邦之望深
賾入駿之歸雖道妙無名當形容之可及帝德施罔極
顯尊奉敢忘妄衆發尊用昭盛烈乾能皇帝宜上尊號
曰孝慈刑堅皇帝仍合所司擇日奉上冊寶應合行典
禮官郎速
前論以闇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六十

慈谿馮一梅注